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九

藝文八　狀二

宋

故大中大夫行給事中上柱國臨汾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戸賜金紫魚袋柴公行狀

楊億

曾祖丕皇任廬州别駕祖印贈太子右贊善大夫考自

牧皇任尚書兵部員外郎累贈禮部侍郎曹州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柴成務字寶臣年七十一公之先平陽人由高曾以來占籍濟陰因而土著遂為著姓先大夫以文行首出一世登進士科歷佐使府終於郎署公爰在童幼發言成章總角之年出就外傅横經學問迥如宿習秉筆屬文動偕作者甫及冠歲志業大成尚復藏器待伸養勇俟鬭誓得當世儒學宗匠為門下生乾德中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王公祐受詔典禮部公即踴躍

從試王公覽其文而奇之擢冠多士朝論翕然有得人之美解褐峽州軍事推官秩滿爲曹單觀察府中從事所知論薦改大理寺丞監潭州茶場莞榷之利頗致增羨幹蠱之譽揚於王庭擢授太常丞峽路轉運副使賜五品服遷監察御史知果州轉殿中丞知蘇州滿歲移兩浙轉運使改戶部員外郎直史館賜服金紫除本曹郎中充三司戶部判官太宗皇帝講求化源疇咨典故且以列卿之職實維古官各有攸司所當甚重爰自唐

室以臺閣相高迄至於今日為散地由郎署而授者例同左遷濬發德音丕變頹俗乃選尚書諸曹正郎有才望者凡十人次補諸寺少卿監仍著令自今非曾列少卿不得擬給舍諫議公首預茲選拜光禄少卿辰韓之區稱藩海外屬有恩詔慎求使才命公為高麗國信使公雍容儒雅博聞强記衣冠之國文物盛焉舉措話言是法是傚皇華之美至今稱之復命為京東水陸轉運使召入拜司封郎中知制誥遷左諫議大夫出知河中

府得脫户八百家附於版籍今上踐阼拜給事中知梓州歸朝受詔同修太宗實錄十月而畢勞賜策勲寵數優渥未幾以本官知揚州入判尚書刑部小吏干法怒而笞之詣闕訴寃朝官問公以為抶一胥而被劾何面目復據堂決事耶即上書解職以本官奉朝請至是考終於正寢遺奏以六歲孤兒為言上憫之特授太常寺奉禮郎命賦以禄俾終喪紀公始娶趙氏故宗正少卿齊之女也後娶張氏今夫人李氏封贊皇縣君故水部

員外郎岧之女也實有令德洽於宗姻公三娶良家晚有兒媳行年六十有六始得令秦禮焉公好學多能博物稽古始在貢部為時聞人奮藻屬詞流輩推服或有所述作必傳寫都下終以才望入司詞誥發揮帝命頗為稱職而襟懷夷坦無有城府音容和粹煦如陽春善與人交久彌篤也好治家事勤不匱也善談名理口無擇言廣聚墳史手不釋卷雅性奉道徧閱金簡玉笈之文平生多病深窮惡石青囊之術恬淡以養性蔓衍以

窮年共風規醞藉閎閑深厚亦足以為儒林文人矣紀事之職良史在焉謹書世家以告冊府謹狀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　　歐陽修

右臣准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勘會忻代二州裏外分配博糴斛斗共九萬餘石即令催納方及二分令來已是五月粒食踴貴之際民間斛斗甚是難得欲乞朝廷特賜愍許將已支絹帛及大鐵錢合納米粟特與倚閣候將來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河東轉運使

同共相度施行者臣等至忻代二州取索逐州元分配錢絹次第及見納見欠白米一宗文字看詳元是富弼起請為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輟那錢銀絹廣謀糧草三司遂支雜州絹二十萬疋與河東內代州分配到五萬疋並是在京及并晉等州比及旋旋搬來往復拖延直至冬末春初方行俵散至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巳是麥熟夏稅起納民間豈復更有白米輸官其絹五萬疋并本州舊有絹三千餘疋共博糴白米九萬五千二

百餘石州縣從春至夏枷棒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石見欠五萬四千餘石本州為催納不前遂申轉運使乞令將隔年陳米減價折納雖有此擘畫亦並無人送納葢為過時無可收糴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内除稅賦和糴沿邊送納外配銀送納見錢收買肉羊羊皮數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醪分配人戶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絹三千疋博糴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項

大鐵錢絹博糴白米是令來臣寮起請乞行倚閣者其鐵錢絹元拋配博糴白米肆萬餘石因轉運司自見人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尚有二萬八千四百餘石後為送納不前運司又已為倚閣一半候秋熟併納外有一萬餘石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日歷點檢逐日全無人戶送納亦為過時無可收糴兼兩州百姓累經臣陳狀臣上稟朝旨親見民間疾苦又緣轉運使二人並在潞州相去絶遠不及計會商量兼勘會二州人糧

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闕

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遠臣已一面出榜及牒本州令

倚閣候至秋熟一併送納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右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年

九月十四日勅節文河東路强壯應見充正副指揮使

内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戸者州縣更不得輪次别差色

役竊縁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力及有家

活產業人户令來一年之内只是一季上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等俱是上等人户揀充最屬僥倖其餘等第人户丁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祇應仍更不免州縣差役所有軍員已是優便仍更依條免放州縣色役頗見影庇卻鄉縣重難差役卻差下等義勇人户充州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為不便欲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户

例輪次差定州縣色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强壯不勾追教閱外所有刺手背義勇見管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閱州縣因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稅賦和糴遠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主州教閱一人供送一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稅租所存但有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廢業忘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户却獨得

免差役是下等人户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寛優兼自兵事已來州縣差役頻併素來力及之户累世勤儉積畜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虚逃亡破敗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户小處差稍有家活客户充役勾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却數年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寛優之幸已多兼臣累過州軍體問得

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稍寛已困之民其都轉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許施行令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米光濬狀

右臣伏自準勅計置河東沿邊糧草所過州軍遍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絶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岢嵐軍使米光濬年四十餘

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各為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畧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濬應機拒守故獨岢嵐得不侵却地土亦不張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令赴闕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衆狀舉留其米光濬臣今冒罪保舉再

任嵜嵐如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
悞並甘連坐今欲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舉米光濬狀
右臣近曾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米光濬再
任嵜嵐軍使竊知朝廷為光濬病患曾加體量臣昨往
嵜嵐親見光濬絶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
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撫軍民況
嵜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隔界壕不比

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嘗見朝廷選擇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於武臣之中不易多得在岢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别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往來不若責之久任况知光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徇光濬之私葢為邊防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奬擢與優轉一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

廷遷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事有所敗悮臣並甘

同罪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近准三司從京支撥得銀十

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得此銀本非運司

因缺乏陳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蓋是朝廷優恤三路

軍需不足特此輟賜助濟用度以舒庶民又慮朝廷訪

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兩乘時收糴

軍儲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寛卹民力臣昨因至寧化軍有百姓衆狀經臣馬前陳訴為配銀數多臣遂取索本軍人户物力次第及前後配斂數目看詳本軍人户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户内五等已上只十五户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共有一十九户去年共配銀三百兩數月枷棒催驅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送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見錢不

致闕用本軍地寒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當其軍用未

闕民間難得錢時可惜虛困民力臣已牒本軍且令配

賣五百兩其餘別候朝旨尚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

今未至闕錢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

例急斂横困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

將已分銀十萬兩除見今闕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

收糴處依數配賣其餘見不闕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只

配一半候闕錢不得已即漸漸分配所貴少紓民力上

副陛下憂民念邊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為三司拋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有準備見今不至闕乏民間即目難得見錢遂曾具狀論奏且欲配賣一半乞朝廷特降指揮與都轉運司後來聞有朝旨只與減得些少價錢與諸州軍百姓累經臣告訴並稱銀價雖然不高各為見錢難以變轉伏緣河東州軍昨來只是

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汾石隰等處係種麥地分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旱垂欲焦死近方得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歲況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不得已之事今諸州軍辛各錢糧不闕不必非時抑配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急若已知縣官實為闕乏則勵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論之其銀盡可罷配又緣都轉運司已俵與州軍故臣且乞只配一半日近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為苦已牒

諸州軍且令先配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比欲候臣到闕更自論請竊慮臣離河東後轉運司依舊催促盡令儎配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旨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士及第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縣事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通判李舜

元到任已及三年三箇月有餘見今北面事宜代州最為要地尤藉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代州通判如後犯真入已贜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

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陜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當平府君始舉進士没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凛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

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辟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至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毁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龎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為樞密副使荐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

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之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麗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已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

河西多糧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二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狡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

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
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
咎籍既殁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弟時人兩賢之
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
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
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
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
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

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
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
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
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
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
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
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
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

後宫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

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切及公為諫官復上疏

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

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

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

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

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此言付中書公曰

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

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

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此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䟽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

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

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肯之當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宜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怒曰

王年少不知為此皆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免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

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諠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堦級於用法有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

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主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爾天聖親郊太

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謟如羅宗勳者當速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追

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

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於上所取已乃具疏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爾令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大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

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陜西刺民兵
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歷閒籍陜西民爲
鄉弓手已而刺爲保健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
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
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强者爲盜弱者轉死
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
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
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

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
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
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
以勵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
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
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令
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凖先朝封贈朞親尊屬
故事高冠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爲

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揮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掠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

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内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

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也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

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説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吕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醫院常用供奉官以下

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歳居此位者皆暗理寄資食其廩給非祖宗之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陜西知涇州劉煥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煥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

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步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

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

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
因之罪婦當減一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
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
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耶自宰相文彥博以下
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
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
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
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

尊號者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
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
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
著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
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
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
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
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

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
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
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
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
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
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
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
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涝則秋旱不加賦而

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詔公與張茂則同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蒭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奬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

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為公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
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
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
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
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
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
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
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

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吕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廵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廵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

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獘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其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有此顧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

作而對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
MISSING取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
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
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
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
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
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
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

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
立和糴法時斗米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
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
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陜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
公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
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
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矣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
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之米益陳奈何

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毋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

容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返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今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

快若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民間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皴飯雖内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

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
今歲凶公私困斃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
不急乾糧𥻆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宜撫使令臣皆
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
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絶口
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以天下旱
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
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也

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吴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文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

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煽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

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大府少卿宋彭年水部郎中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内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塲及民所養户馬寛保馬限皆從

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單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絶人之資厲精求治凛凛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來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

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

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皆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宫市五坊小兒暴横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悦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

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都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陜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户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隷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户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

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度益甚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

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陞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

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

有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視明堂
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
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疋賜龍腦水
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
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
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
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
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

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歴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産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

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晝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録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章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德經二卷集註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各一卷集註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

八卷家範十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

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序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頓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植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

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葢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生平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元

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　荀宗道

公諱經字伯常姓郝氏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為氏八世祖祚自潞州徙澤之陵川縣故世為陵川人曾大父諱昇字子進母某氏大父諱天挺字晉卿母某氏父諱思溫字和之既歿門人謚曰靜直處士母許氏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業儒賈德不仕教授鄉里為一郡望族靜直君生三子長即公也次曰彝曰庸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始知讀書能強記不忘歲辛卯靜直君與夫人許氏攜公避亂於河南魯山與衆數

百皆匿於窟室居無何敵人索知氣薫穴而死者殆盡太夫人亦因咽塞而絶時公甫九歲匍匐摸索得黄虀一瓶又得蜜一器遂用太夫人所佩剪刀抉其齒以蜜和虀汁飲少頃而蘇靜直君具之雖奔走頻死者數㥦公不忍棄也歲壬辰河南凶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靜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覸是兒志貌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靜直君以為然

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勵雞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幹營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張仲安者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教之公遂刻苦力學肆意窮討衣不解帶忘寢與食坐徹明者五年每遇疑難沉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已之娛賢則顏孟聖則孔周詎如脂如韋為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

復斯文道濟天下為已任讀書則専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一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為本其餘則厭視不屑也故世之為決科干祿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既冠順天路左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教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戸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館于帥府授諸公子學張公復有書萬卷付之管鑰恣其披覽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偉世之器厥後張

賈子孫皆為將相名臣以顯於世初遺山元先生學于
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曰吾子狀類
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
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趙先生處公
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為學讀書如伯常者
甚多然視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
矣自是而名益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各欲聘為已
用皆拒而不答歲壬子上以皇太弟開府於金蓮川徵

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下諸公累薦公于上乙卯秋九月上遣使召公不起十月召使復至公乃嘆曰讀書為學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賢思治如此吾學其有用矣歲丙辰正月見于沙陀上問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晡上喜溢不倦自後連日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以為創法立制必有一定規模然後可行故有一國規模

有天下規模有萬世規模當今依倣前代建萬世規模皆當時天下國家大事上復問當今急務公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時弊上皆以為善雖不能即用至中統後凡更張制度用公之言十六七歳己未憲宗皇帝帥天下兵大舉伐宋自西川入令上總兵直趨荆鄂遣使召從行上駐蹕於濮會軍師有以宋臣植齋奏議呈獻者言宋邊防衝要忌吾者凡七處上召諸公共議公乃具奏以為古之一天下者必已之德

澤深厚紀綱完具彼之荒淫亂虐敗亡有釁天命人歸一舉而取之其地醜德齊驕肆妄動輕則見沮而還重則覆亡之不暇我國家開創以來彎弓躍馬窮征遠討四十餘年紀綱未立民不聊生彼之君臣輯睦政事修明無釁可乘我乃空國而來僥倖一舉諸侯窺伺于內小民彫弊于下故人之攻吾者不啻數十百道而不備乃利人久備之道而攻之臣見其危矣願王整兵修武以俟西師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修帝德以應天心明王

道以慰人望簡賢良以尊將相親宗室以壯基圖撫諸國以消潛慝制諸道以防窺竊實屯戍以嚴武備結盟好以弭兵鋒興學校以育英才恤瘡痍以養元氣如是則禍變可弭社稷無虞我無釁而宋可圖矣上見公儒生談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女與張拔都共議耶公曰臣少遊於張侯之門亦嘗聞其議論此特臣臆說張侯初不與知也公退而著書義名之曰七道凡七千餘言會以前中書令楊公惟忠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

使命公為副使以歸德路一軍聽二公節制行至棗陽楊公以私故欲還汴梁公曰嚮者奉命令我輩布宣恩信以先啓行傳聞王師已踰淮蔡我若背馳還汴是大不可楊公弗聽公反覆辨爭楊怒而起曰事當從長遂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率麾下擬建旆而南楊公悔懼抵暮詣門而謝曰某誤矣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惟命是聽翼日遂與之俱會王師於江上此又足以見公之不為阿諛詭隨有如此者公等存恤遺黎聽納

降附所至民皆聚拜馬首故遠近降者如歸所活不可勝計繼而聞西師果以萬乘之威綴於一寨數月不拔死傷甚重公急上奏曰東師議大畧以為且當按兵觀釁以全東師所以防禍於未然者周至懇到上稱善者久之然與帝業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未幾憲宗凶問至自合州鄂人乃據城堅守不下師竟無功而還明年庚申三月上即皇帝位於開平四月遣使召公欲令使宋公適自江上回或勸公稱疾勿行公曰吾讀

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益於世今天下困獘已極幸
而天誘其衷主上有意息兵是社稷之福也倘乘機絜
會得觧兩國之鬬活億萬生靈吾學為有用矣遂赴召
夏四月見于開平以公為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符
充國信大使齎書入宋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
仍詔沿邊諸將毋得出境侵抄及陛辭公請與二三蒙
古偕行帝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且賈
似道在鄂時已甘請和於我矣將出帝賜蒲萄酒三爵

且命公曰朕初即位凡事草創卿今遂行所當言者可急上之公乃具草言帝臨御之初當大有為以定萬世之業皆佐王經世之畧凡十六條其言備禦西王罷諸道世襲尤為切至帝皆節次行之初朝廷將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璮先差人達知亡宋夏五月公至濟南璮以書來止公云近遣劉仙等二人至淮安已為知州葉再遇所殺宋人意殊叵測公等可無行也璮意實不喜和議故因此以止公公曰吾受命朝廷持節而出若

以邊將之言而遽回罪也遲疑顧望而不進亦罪也乃以壇言聞諸朝而行六月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邊移文亡宋三省樞密院制置司以請接納宋之君臣會議久而不報時邊帥有侵畧宋境俘獲生口而去者公遣人追及之責以不遵約束之罪乃將生口數十護送各歸本業七月進至五河口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官朱實臣遥授陳州通判泰之才來接伴八月復遣懷軍招撫司參謀潘拱伯來館伴仍請登舟而南公將入宋境

憂朝廷初政治具未完事有未善者遣使上封事言缺失以為國家振舉綱維修明禮樂雖不能便如三代亦當期致漢唐不宜苟且參用憸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脉方今最為敗亂當速修理行次昭信伴使潘拱伯傳兩淮制置使李庭芝欲一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令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今伴使要我於半塗其故何哉拱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真州館于忠勇軍營宋人規模布置已成囚所矣十月宋遣吉

州刺史兩淮制置使諮議官衛司僉來傳宣撫問云蒙國遣使通好實出美意為李松壽一再犯邊故且館留儀真又出李庭芝一書云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以此而和殆類疑我仍械繫李璮敗將李軍判者以為口實初公之在宿州李璮潛師侵宋宋人敗之淮安故以疑兵之事誣我公答書大略開陳聖主通好美意中間別無蓄藏至於邊將用兵啓釁彼自不遵詔旨何與使人事仍上表宋主有云願附魯連之義排難

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宋人見公辭直理順遂不復言自後公等移文制置司請入見不報請歸國亦不報乃牒宋三省樞密院致書平章賈似道上書宋主闕下反覆辨論古今南北戰和利害並令次遣使止是告登寳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後凡數十萬言皆不報伴使等云朝廷已有定議初公之為使也雖出于聖上本意平章政事王以道忌公威望軋已乃力贊之仍親作國書以促公行益欲排置於外也宋人既定議留

公不遣見公辭氣曽無少阻明年伴使宋賓臣偽報本朝異聞公弗聽復累言之欲離貳公心以起降意公厲聲曰此事斷無設若有之更當發遣我輩還國公乃與价佐一行束裝露於庭者月餘以請歸宋人知公終不可屈乃堅請復位後果虛妄公在真州所居之館故總制廳事也館門扃鐍牢固無故不復啓鑰院中舊有大樹數株盡皆砍去墻高丈餘上則樹以蘆柵下則薦之棘籓外則掘濠塹置鋪屋兵卒坐鋪者恒百餘人晝則

迵圍覘伺夜則廵邏擊柝所以防閑挫抑者無所不至公皆不以為意益振其剛大之氣不作委靡乞憐之態公御下頗嚴介佐人員見宋以長久之計覊縻不遣時亦有嗟怨者公諭之曰吾一介書生蒙主上兩徵而起一命為宣撫使再命為國信使捨忠與義其何以報嚮在淮北猶豫顧望畏避不前我之罪也一渡長淮宋既接納盡其在我者而已其死生進退在于彼國吾惟有守節不屈耳吾祖宗以來七世讀書寧肯為不忠不義

以辱及中州士大夫乎但君等不幸同在患難且宜忍死以待吾以天時人事測之宋之氣數不遠矣衆皆悅服故雖被拘執十有六年除物故三數人外皆能與公俱歸葢以公平生忠義之氣有以激勵而然也歲丙寅春三節人有因鬬毆相殺死者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不可與久處此困厄也恐別生事端玷吾大節乃與幕僚筍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於外者又九年片天之下四壁之内秋霖夏暑不勝其苦公處置一定雖萬

折不衂若書吟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可奪亦不忍害反畏而敬之月給廩餼頗有加焉至至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顔將兵伐宋既渡江帝命兵部尚書廉希賢洎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齎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公焉明年三月帝知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迓公者相次於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皓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夏四月至京師入見帝嗟慰勞

來懇至賜宴畢復召入賜坐論事適大臣奏呈諭宋詔草不稱旨俾公改作公援筆立就帝稱善即行之至晡乃出翌日車駕幸上都令公就醫看治無何宿疾復作秋七月十有六日疾革其子采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公公執筆曰半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終於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天下聞而哀之越二十有八日采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權厝於保定府西郭外靜直君之墓側公雖歿四海九州之內牛童馬

走皆能道公姓字矣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者各命官有差特命其子釆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初上之圍鄂也賈似道懼而請和上未之許而聞先帝昇遐班師北歸似道遂以為己有却敵之功誣奏宋主即軍前拜相甫入朝秉政而公往奉使議和以尋前約似道諱其前言之失恥為城下之盟故定議羈留公等於真州舉國皆知其非惟似道主而不遣也噫公入宋之初而似道拜相公歸數月而似道見殺公殁之明年而宋亡公

之一身關繫兩朝之喪興惜乎不得一見而終也公生于喪亂之後能嶷䆗振拔不為流俗所移以葢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為成已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不遺至於太極先天造物之機道德性命之情之妙與夫聖賢之心傳踐履之實古今開濟天下之要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於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屑論也葢將昌明吾道揮斥百家邪說之蠧横聖門而禦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

建奇功立大節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飲酒邀賓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此特公游泳陶寫之餘事耳其文則涵養藴蓄之久理足而氣有餘蓄有激於中則吐而為之詞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而皆法純乎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則氣韻高遠止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能攄寫至理吟詠性情不為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字畫則天

資高古取衆人所長以爲己有故筆勢俊逸遒勁似其為人無傾側頗媚之態亦為當代名筆公自幼事父母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甚厚以全八世同居之義亂後得親族疏遠者待之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終以誠而又喜交遊好施與樂為善事受人之恩必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為人軀幹瓌偉氣貌嚴肅胸次洞達詞鋒雄辨望之凛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資賦剛方疾惡太甚故屢中小人之禍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得究

竟平生著述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菴先生有通鑑綱目嘗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終未改正公乃創作紀傳序志論贊等書其詞例森嚴正大雄深雅健黜奸雄之僣偽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卷以春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章句音義若干卷制作本意若干卷比類目若干卷可使讀

書者得聖人之本意泝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又學春秋者必自三家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三傳折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干卷合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為之作傳已極其至近世諸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易外傳十卷又為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删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觀公之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娶淇澳

張氏賢明端淑正靜有守公在宋十餘年夫人治家有法寛恵慈愛篤於恩義宗族賴之以安後公十年而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即釆麟也今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孫塈尚幼女二人長適中書省知印王良傑次適從仕郎安陸縣尹蕭玠弟彛字仲常讀書學道不求宦達以醇德篤行終奉直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

門生荀宗道狀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汪元亮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

藝文九　議

漢

渠田議　　番係

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堧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

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毋復漕

晉

何曾謚議　秦秀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

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於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世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相輔臣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

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沒葢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强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所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

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

賈充謚議

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自己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

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

唐

太原寢廟議　顔師古

伏奉詔旨欲太原建高祖寢廟博達卿士詳悉以議聞伏惟聖情感切永懷纒慕思廣蒸嘗事深追遠但究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欲下土别置至若周之豐鎬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一時俱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

典制是以貢禹韋元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謀廷議據此陳奏遂從廢毀自斯以後彌歷年代緞而弗為迄今永久按禮記曰祭不欲瀆瀆則不敬書云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斯並睿哲之格言皇王之通訓況復遵揚素志實昭懿則俾遵儉約無取豐殷今若增立寢廟别安主祏有乖先古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誠以天心不遺至性罔極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則刑於四海式光萬代列採縉紳僉曰惟允謹議

焚舟議

秦伯伐晉兩用孟明皆敗績用之不怠復伐於晉晉人不出遂封殽尸霸者以武為功乎昔楚子敗晉京觀以昭武功楚子不從曰所以稱武者以有七德也我無一焉其可稱哉今稽秦師忽蹇叔之忠諫納杞子之狂謀勞師欲以襲國殽及彭衙之敗隻輪不返渡河焚舟示其致死晉不與敵遂霸西戎亦未為勝也况兩敗一勝與敵乃亡尺全寸焉足為功哉夫饑虎餒狼一意於吞

嗟乎吾見晉之懸門不發者君子多矣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畧大使兼鴻臚卿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閒為唐上將當時唐興百餘載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祖宗循漢武故事方銳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獨與寇確故能破黠戛可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

康待賓隴底以西烽火為息尉薦麾下吏士任必以材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㚟以果勇代處分閫之寄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奬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晙薛訥並為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勲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謚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

駁郭知運議　　崔厦

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益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

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曾無妄之求況節度當開元初賵贈特加碑誌並建皆出恩命追悼之遇亦已當矣今乃囬脅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啓將來之冒昧況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

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謹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而廢禮又公叔戌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況帝王

殊途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諡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顔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巳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巳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巳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勲

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嘉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令之專征者雖逢風雲化為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已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寮之先悉蒙恩錫或音徽久沫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没代遠近為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令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

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等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可憂令朝廷方將命師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寵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謚法者葢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覩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殁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勲茍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

豈以其子之存亡為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齪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荆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戮陳希昂按

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通人和如謹者葢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為工謹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扳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於今猶歌詠之其識畧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諲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荊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彌諧神人其嘉謀嘉猷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器議事失入

時宰茴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爲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雷電之威聖朝行寛大之典者繄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令相國黄門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令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

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熈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
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
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
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為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
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齪齪無匪躬之
能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適中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
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吕公文能無害武
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敘

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為仁由已畧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謡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閱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已

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溫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命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

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
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
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
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
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
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
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
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

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與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忝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而為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

達諡忠溫彦博諡恭岑文本諡憲韋巨源諡昭唐休璟諡忠魏知古諡忠崔日用諡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襃一字不必為貶若襃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孝烈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

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出何品式請具回示謹當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共於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義則不以為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謚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

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已來以貫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啓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令甲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太師苗晉卿謚議

太師禀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惟明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叶恭秉彛動困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内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衽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横潰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修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静守職勵翼

王度將順事典入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條言刈其楚至有拔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亥職者光映册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寛為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沒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世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葢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縉

紳位侔周召將加誄謚之制宜以鄭畱為準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

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

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過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左常侍柳渾謚議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諍臣之表出守乃牧人

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
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
推讓之高珪璋聞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闡於政
教聲聞主者具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
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
具畧其懿績布以懿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
常博士裴諶謚議曰貞奉勑依
元

杜思敬謚文定議

失名

培之厚者其根大德之深者其澤遠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乃若故中書左丞杜思敬由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勲勞遂得給衛世祖皇帝潛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原委初任御史臺都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辜臺臣以失言迸逐世皇獨量其忠命涖職如故無幾除戸部侍郎歷右司左司郎中出為順德安西總管就僉陝西行中書省事尋移汴

梁總管復入為侍御史議事上前首當帝意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及為中書左丞彌綸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為格君之本以安靖為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內多賢豈不信哉誄行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丞弼歷事累朝可無美謚中示襃旌謹按法敬直慈惠曰文踐行不爽曰定請謚曰文定公

明

三晉名賢議

呂柟

承命查定三晉名賢奉祀河東書院按史志在黃帝有若解州風后在唐虞有若稷山后稷在夏有若安邑關龍逄在商有若夏縣巫咸平陸傅說首陽伯夷叔齊在周有若平遥尹吉甫介休介子推晉陽羊舌肹董狐西河卜商在漢有若介休郭泰太原王烈解州關侯在晉有若晉陽郭琦在隋有若龍門王通在唐有若太原狄仁傑聞喜裴度在宋有若平陽孫復夏縣司馬光介休

文彦博閻喜趙鼎在明有若河津薛瑄夫周漢晉唐閻
兹土名賢亦衆然間有斑垢智如士會奔秦而教撓臾
駢信如荀息事君而不明嫡庶友如鄧攸位高而傾媚
權貴忠如霍光溺妻而不正大義王延之孝相劉聰柳
宗元之材黨叔文至若祁奚宮之奇段干木周續之周
黨溫嶠王績韓通輩雖有懿行不盡純粹故不與諸君
子之列夫士論弗正多崇言畀行奬名抑實故馬融訓
詁雖草殺李固猶祀孔廟尹焞正學雖賢如朱熹亦短

其致知以孔顔之學觀之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道不論言語俾學者知所趨向至若夷齊吉甫卜商雖非斯土之産然食於斯居於斯葬於斯魂魄存於斯安知後來諸賢非四子之遺教也且今首陽西河平遥區區小邦憑此四子與日月爭光不朽論三晉名賢詎可遺諸至若君實夏縣雖祀再祀書院亦宜葢今書院統晉省而設其志博矣猶天下皆祀孔顔曲阜不可無二氏廟也管窺妄議望吾子廣采諸史及土著耆英

去取定著實風化之大者也　又議后稷之祀初亦如
吾兄之意尋謂配天之祀出於我朝則令甚不敢出於
前代則今已罷祀矣罷祀而有謂當時配天之嫌使後
世皆不敢祀焉如之何其可也且思文之詩乃周家子
孫追遠之意一代之私情也雖配天不為過書院之祀
乃晉國鄉土仰止之誠萬世之公論也雖釋菜不為嫌
昔洪武初嘗以后稷配先農尋雖罷配其初亦不以曾
配天而不少變也且令天下鄉賢之祀皆不請於朝不

列於祀典如所謂天地山川六宗歷代帝王截然而不敢犯者也但皆出於土人私尊之意義起之禮耳如皆取其賢之小者去其賢之大者而以為不敢又何以為名教也又如孔子天下固皆以天子禮樂祀之而曲士陋儒亦得家祭而户祀人不以為僭也故后稷周先也周滅不祀已非后稷晉產也晉之鄉人亦禁而不敢祀何哉若是則稷山之廟武公之祠皆可毁矣如義可從當自風后后稷至於伯夷叔齊為正位其餘以世代列

左右惟吾兄再與曾國禮士議之

明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户部尚書贈太傅韓

公謚忠定議

太傅大司徒質庵先生洪洞韓公之薨也既謚忠定矣其孫户部主事廷偉請議其故以彰聖恩揚祖德呂柟曰昔者周公不云乎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於危其身以全其君乎公始官給事薦起冢宰曹南李公司馬河州王公事涉近倖觸憲宗怒幾不獲免

辭色自如及在武廟位晉司徒宦瑾八黨肆姦横行縉紳側足公倡率羣工抗章伏闕罪人未得瑾亦自張矯詔繫公與死為隣褫職閒住及瑾既誅得復舊銜至有令恩公以直始亦以直終斯豈非危身奉上之忠乎法曰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公之為湖藩也節費儲穀禁貪賑窮平税理冤視民如子其廵撫荆豫參贊南都乃益蠲租救荒發金分濟或令官軍預支俸糧以低穀價士民全活及其

在司徒也孝廟熟知忠亮謚法積弊漸次刊除邊餉馴
充羽書告急經畫叢集義惠滋茂此其一志民瘼致躬
弗渝於是安民大慮純行不二之道其何詭諸斯不足
為定乎公家居時柄應名過晉齋沐謁公黄髮朱顔吟
咏不休後生小子承藉奬進言歸有物天錫芳名孰不
允稱我思巳人蹇公亦若兹謚然尚有買田自汙之疑
有宋濮人張公亦若兹謚然猶有節義或虧之疵豈若
公終始無瑕明徳一致㡳與謚稱哉於戲公兹永終譽

矣

請平潞州議　張孚敬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著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仰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者臣昨因同官臣一清具疏所見既同已附名回奏矣及退思省益加悚懼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

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

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議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敗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

者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廹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為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遣使奉表獻沂

滄海三州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日之有陳卿也裴度謂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為京輔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為高下猶今日各處强猾之徒或視潞城為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

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為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為此言者柏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己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柏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仗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憝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己之策縱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為鬼蜮以制亂賊豈為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

愚不知古也苐朝廷綱紀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强獷不逞者動以籍口令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籍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于緣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

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官軍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為國盡謀者竊願効焉伏惟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者哉必不然矣韓愈為平淮西碑詩曰淮蔡為亂天子

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臣敬爲皇上頌焉惟聖明俯賜裁察

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議　唐順之

竊惟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患然留意理學之臣博采於庶官之論欲以定祀典而彰前德甚盛心也夫瑄之爲人諸臣論之詳矣臣無可說也臣請折衷之祀典

以荅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者纔四人而夫子獨許回庶幾其三人又不與也一貫語之參賜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為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毫釐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而皆不失為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為賢於己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

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也亦後世論孔門從祀者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以從於祀也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三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亦有在所畧者而況於經師之口傳與王韓輩之流而未醇者乎然且羣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由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以復性為究竟以持敬凝靜為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尊而信雖其所謂精微之

際未知其何如而歷其平生其背於聖人之道者亦少矣謂其爲聖門之羽翼也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衆心安定而成俗俗必有尚衆志鼓舞而成尚尚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祭之爲言報也以報本而反其始也我朝理學彬彬乎盛矣然自瑄以前儒者猶汨於辭章事功之習而未有能卓然於道德性命之歸者也而瑄實倡之矣自瑄以後其有如瑄者繼踵而出乎未可知也其有能直接孔氏之心傳者出乎未

可知也而瑄實倡之矣是則瑄其我朝理學之一關也比之濂洛倡道於宋雖其所自得或有淺深而功則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若若虞則夔伯夷周則周公魯則孔子也此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之証也而國又各自釋奠於其國之人之証也又曰春官釋奠於其先師解之者曰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此漢代釋奠於漢之人之証也故夔伯夷周公

孔子雖不能接世而生而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固亦非曠世之所希有然而與於釋奠者代有其人則自建學以來皆然未有空一代而絶無其人也明興且二百年絃歌之化暢乎遠近豎子皆知誦法孔氏而壁宫之側至今無一人得俎豆其間者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朝棫樸之盛也元之世且推其臣許衡而從祀焉我明乃無一人之幾於衡者其必不然矣由此言之茍無聖人之徒者猶宜援而進之而况如瑄之真可以羽翼聖

門者乎如是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以比於漢高堂生倒氏毛公伏生元許衡其亦可無愧矣乎况今之所謂祀者乃其偃然於累代羣儒之後而非如記所謂特祀以為先師者也奚不可哉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三也臣闇周禮大司樂曰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沒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殷學也此學宫祀其能為師者之証也其釁器舍菜而神之者乃其攝齋鼓篋而師之者也瑄嘗督學於齊魯而諸生翕然尊之曰吾薛

夫子也故其時師道之尊而庠序之飭始自齊魯而風於天下葢在滕國時許衡實為祭酒彼滕國時之能尊師道而作材者莫如衡而我朝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瑄其亦近乎樂祖瞽宗之義否耶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四也然或者謂瑄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與從祀臣竊以為不然夫聖人所為作經者何也以摹寫此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也是真能發揮六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絶

不肯為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
融則聖明照鑒固有取躬行妙悟之實而不徒以聞見
講解為功矣況瑄所著讀書録且十餘萬言固濂洛關
閩之緒而六經之旨也其為著述則亦已繁此瑄之無
礙於祀典者也然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彦李侗黄幹
皆不得與今瑄所得未知其與敷子何如乃得與或者
亦有是説臣又以為不然夫瑄之所得誠未知其與敷
子何如也然自濂洛倡道之後羣儒連茹而出耳目薰

淵親相授受故其興起為易而瑄獨崛起絶學之後故其樹立為難其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崛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如繁星麗空非五緯不能耀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昴嘒然而見微顯闡幽之義也安得牽彼以例此乎此又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故臣以為宜如御史臣瞻臣得仁所疏臣愚昧死謹言惟聖明裁擇

定山西擺列議　　　　楊博

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為山西門戶雁寧二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邊要先年寧雁一帶添築邊墻增兵戍守未為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名曰擺邊實為故事固未見其倚牆拒守如薊昌二鎮真能遏其歸路也蓋薊昌合諸鎮之力為守頗易山西止一鎮之力為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齊議罷擺邊得之目擊非臆說若但事在閫外邊難遥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

官虚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方遇有邊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

鄉賢議　成德

國家從祀之典最不輕畀以薛敬軒王陽明二先生之賢且著持論者分更祈漏久而始定戛戛乎難之矣鄉賢雖不能與從祀比崇然列在泮宫是亦賢聖之亞旅而從祀之分茅也德北人于帝鄉差近無敢漫舉鄉賢

者而三管殊不然德非謂三管名彥如林了無當於鄉
賢正以如林名彥孤情獨迴衆喙難調舉若欠眞眞者
莫槩耳以德所目睹安邑吳公養洵蒞任昌平州知州
當魏璫隻手障天之時府尹下檄各邑爲魏璫修祠逼
索捐貲助工公抗辭不之許益三見逼而三行抗也識
者高之惟因官屬乙榜無人發其幽光爲可歎耳乃若
聞喜李公倈萬歷乙未進士有功國本於張差一案挺
議不撓奪職罔悔而是公告隕一子伶仃甚有破其巢

而取其賞者若非劉令君發奸作主則李公茫茫隊緒靡有孑遺矣而先此有王公宗舜與荀氏何肖山俱嘉靖癸丑進士曾閩分宜作宰欲召致之屹不赴竟得南道其督糧河南高新鄭遺書為本縣灑糧於通省公毅然爭之及備兵臨清張江陵之姻家枉道索帕於機户公復婉辭而謝此其侃侃之節有足多者曾誦其古銅酒望諸詩不惟逼真作者而其清衷爽致儼然稱古逸民無愧也以三公而名不掛鄉賢則鄉賢可知以鄉賢

重衆而無三公之俎豆點綴其間則三公又可知其德行矣偶與友人輿言及斯輒為悼慨謹附書於此以告世之君子如有君子者將不以鄙言為河漢也哉謹議

國朝

守險分治永靖交山議　趙吉士

聞治民猶治田也治田者不去其蟊賊則雖終歲勤劬而其田必荒去盜猶去癰也去癰者不消之未形則雖有萬金良藥而其癰必潰切晉省全疆環亘恒霍太行

之麓地少山多而交城靜樂一帶叢峰邃谷尤盜賊嘯聚之藪自古至今久居橫行而未能絶其根株者蓋亦有故矣甲職令交四載招撫者二踏荒者一曾深入窮山數百里相其險阻察其情形又時召民之老於山中者細心訪問繪成圖勢後屢據各處關提親身計緝擒康如江四名於關頭寺擒楊芳清楊芳林於惠家莊擒李宗盛於鵰窠擒趙應龍於史家谷擒閆六於靜樂之肖簡皮擒袁世虎於中西都之左演溝石崖窯皆誘以

酒食按圖勢指示究問其出入乃知此山實天生賊窟此山之安與亂非特一郡一邑之利與害也今夫神京以晉省為右臂晉省以太原為腹心而交靜諸山逼處太原台脉南起交城文水汾陽西極黃河北踰偏老寧朔盤亘千餘里其中若神師羊腸孝文呂梁劉王嵎管涔蘆芽離石石峽鹿徑兩嶺周洪諸山皆前古所稱名區天險是趙武靈王闢之以為強劉淵都之以定霸者也歷考前代交境西北常列為雄鎮宿以重兵屯於哥

嵐置岢嵐軍於廬峪口立廬川縣宋於静樂置静樂軍於梖煩鎮立金縣於嵐縣立節度使金亦於嵐縣立節度使元於静樂置河北都元帥府又於交城西冶村置大通鐵冶監設都提舉司鐵冶所巡檢明初静樂兩嶺閣婆婆嶺隘皆以太原左衛兵分屯守隘崇禎三年特建營房於静安堡設一守備屯兵五百以鎮西北兩山夫自唐至明往往加意於此數百里之内者豈非以偏雁之險尚在門庭而此地之險近在堂戶耶令環境既

無有往者建軍置帥立縣設險之適內之靜安堡又無重兵彈壓其間僅一把總防兵百數復退而駐於隔縣之文水開柵除分戍擺站傳報外實在官兵與弁相依為命者二十餘人而已夫險固之地雖數十里猶足容賊況列嶂連雲莫知紀極而以五里孤城僻處東南一隅遙制此數百里天險不毛之地竊恐襲遂有所難言撫而虞詡有所難言勦者也葢交山之盜與他境異他境之盜非起於荒亂必迫於罪死非發於土著必聚於

流移獨交山之盜無所不有時而放羊牧馬民也時而揭竿制挺盜也時而散處峒寨民也時而千百成羣又盜也言撫則陽順而陰逆言剿則此散而彼聚且村民土戍非其親戚即其交知官府動靜朝發夕聞兵少則不敢深入兵多則不能久駐其逆也無迹其合也不測旋滅旋興旋衰旋盛是豈生而好亂人盡賊哉地勢使然也且非獨此也小冦不萌大冦不興交靜諸山既雄峻四越其民又生長崖谷勇捷輕生白米家溝惠家莊

鍾家溝上下横嶺數之習鳥鎗打鳥獸爲生活者約二千七百有奇推之全境可知又静樂石峽南北多産良馬即左傳所載晉屈地也脱或有變精兵突騎不待外求國家一統海内垂三十載復屢值年豐而負嵎伏莽終未革面設遇一旦饑荒或四方小警竊恐羣山响應出山陽則踩躪及於平汾越兩嶺則太原震驚而西北之道不通據管涔鹿徑則宣大河保隔而爲二而偏頭寧武直拊其背而扼其吭即如往者大同姜逆之變相

去尚八百餘里而山盜萬餘首破交城招引偽劉都督等遂統領步騎踰山南下趍忻州經靜樂連破汾州文水清源徐溝太谷數城後　端重親王督大兵至晉祠羣賊始散歸匿故巢然則賊氛之不靖實因於交靜諸山之險而諸山之險顧不為朝廷有而為盜賊有者實因於兵備之太少而立治之太偏也畀職深求其故為策有二一曰盜扼險而我備之疏交東南境近縣治與平原接無足憂其西北與臨嵐永寧界其山若孝文呂

梁劉王峠皆絶險凡臨嵐永寧界盜皆由此出没而東西兩葫蘆承其衝右西峪左渾峪二水夾之此守險者必據之地也東北與静樂陽曲界其山若神師羊腸交山皆絶險凡忻州静樂陽曲盜皆由此出入而河北古交村當其奥左汾右孔二河夾之此亦守險者必據之地也至於外接縣治内接兩葫蘆則静安堡實居中適應之地其先廢棄卑職具文詳請捐貲修築已於本年七月初四日起工建成之日另文申報今縱未能如明

時屯兵五百終當益兵二百合見屯開柵百名共成三百進駐靜安堡而分兵巡守於河北古交惠家莊鍾家溝横嶺逯家嶺等處於以鎮土着而靜流移可無意外之虞矣然而兵數換則勞且與地利不相諳久駐則兵與民狎兵之黠者既不難養盜以殃民而民之黠者又且將勾兵而為盜果職移汎換兵一詳業荷憲允咨部一年一換誠未雨綢繆至計也一曰地遼濶而官難為治隋開皇中始建縣治於汾孔二河之交因名交城即

今古交村也去今治直北百里較之四履頗爲得中自唐時移治於山南却波驛去舊治太遠復於古交之盧峪口分立盧川縣旋立復廢今統計本縣四境之所及自縣城而南不過十里東不過二十里而東北則二百里西北則二百二十里且綿延連接極河踰塞而不知所盡無論鞭長不及盜賊易生即使太平無事納糧聽理民亦苦之切計交邑地雖巖險然民寡賦薄一令一尉亦足以就理况古交舊治實形勝不可棄莫若分移

縣丞立署於古交廢址凡山中詞訟稅糧使皆得就近聽斷徵比山民既無踰越之苦而縣令亦無耳目難周之患汎兵往來其地亦不敢恣肆以逆民而民亦且積漸馴擾因消其桀驁喜亂之心境内之盜不生他境之盜亦無由而入所謂不用剿不用撫實則兼剿與撫而持之於無窮計無善於此者矣然猶有慮者兵以衛民而山中之民實不利於有兵兵以除盜而民在山中實無惡於有盜民既不惡盜而又無利於有兵少有齟齬

激而生亂是所憂又不在賊而反在兵也把總職微權小既不能節制官兵又何以制服山賊非復設守備一員不足以資彈壓也誠如所請良民無騷擾之憂奸宄無挺走之慮戍兵調換之日正山寒木落遁跡無所之候乘機掩緝凡屢叛屢服有名賊首不過二十人何難束縛請梟懸首兩山使歷年負固山頑皆知朝廷之法制從此根株永絶矣所請者長治久安之計若此日山中年稱大有山民各安耕鑿且渠魁既擒之後餘兇喪

氣歛跡可保目前無竊發之憂正不煩憲臺顧慮者也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